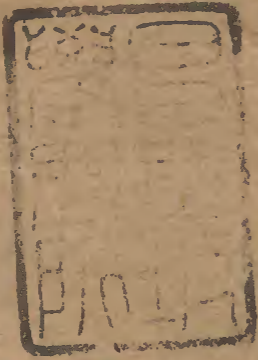


南華經三注大全

十八九



| | | | |
|------|---|---|------|
| 漢書門類 | | | |
| 一 | 一 | 七 | 一〇〇七 |
| 冊 | 架 | 函 | 六號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三 | 一 | 〇 | 漢書 |
| 函 | 七 | 〇 | 類 |
| 二 | 二 | 〇 | |
| 架 | 冊 | 號 |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16076 |
| 冊數 | 12 (11) |
| 函號 | 311 215 |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など開きが不鮮明な箇所あり

新錄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十

外物一節

淺草文庫

雜篇外物第二十六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

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歆其臣之忠而忠未必

信故伍員流於江長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

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歆其子之孝而孝未必

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木與木相摩則然金

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絀於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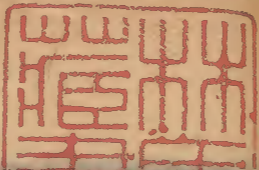
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

陷而無所逃墮螿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

則所在為難矣知

所守故不得成縣

而陷於憂樂左右



於天地之間所希
踣者高而潤也冠
醫沈屯則非清夷
平暢也生火內熱
也遺利則和若利
害存其和焚矣
月不勝火者大而
黷則多累小而明
則知分也唯償然
无矜遺形自得道
乃及也

呂註

凡非性命之
情皆外物也
故不可必能逢此
干以仁為可恃而
必之惡來桀紂以
不仁為可恃而必
之皆至於不免為

善惡而不近刑名
則何必之有夫外
物非獨不可必于
人亦不可必修已
君親莫不欲臣子
之忠孝而忠未必
信孝未必愛欲臣
子之忠孝在已者
也蓋道未至憤然
而足雖在已所欲
一侯為外物而不可
必况在人者乎伍
員養弘諸人必其
在人者是以至于
死亡憂悲血化為
碧忠誠之至而侯
不能必於欲忠之
人豈不哀哉木相
摩則然同類不能

間慰醫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
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償然而道盡
淳音淳
債音類

林庸齋云

外物身外之事也是求在我者也桀
紂之時賢者不肖者均於被禍是不可必也此
皆紂事却並桀說以意逆之可也萇弘被放歸
蜀剗腸而歿蜀人以匱盛血三年而化為碧玉
此事與左傳所載稍異其言似誕晉元帝託運
粮不至而殺其臣其血逆柱而上齊以明月之
識殺斛律光其血在地去之不滅則亦世間所
有之事也孝已殷高宗之子見逐於後母曾子
未見悲泣之事想以芸瓜大杖則走之事言之
讀此書者但觀其意若此類者皆不以拘益謂
忠孝人之所貴而或害其身者是皆外物不可
况也木與木相摩則其火自出今舟人用榆柳
亦然金與火相守焯鎔之事也木本無火相摩
而生金為至堅見火而流亦言不可况之言大
絃大異也大雷雨之時或焚樹木故曰水中有
火乃焚大槐不曰他木而曰槐者槐能生火故
以槐言之淮南子曰老槐生火見汜論篇亦非

善惡而不近刑名
則何必之有夫外
物非獨不可必于
人亦不可必修已
君親莫不欲臣子
之忠孝而忠未必
信孝未必愛欲臣
子之忠孝在已者
也蓋道未至憤然
而足雖在已所欲
一侯為外物而不可
必况在人者乎伍
員養弘諸人必其
在人者是以至于
死亡憂悲血化為
碧忠誠之至而侯
不能必於欲忠之
人豈不哀哉木相
摩則然同類不能

無相害金守火則
流異類不能无相
害阴阳錯行以下
言大寇莫所逃於
天地之間則震而
為霆發而為光或
出於所異或害於
所同以至生火焚
和而月不足以勝
之地蓋大患有身
安能无憂或係於
所同或係於所異
是為兩陷墮燿不
得成其所欲為心
若縣於天地之間
慰賢沉屯而不得
解沈陰陽錯行天
地大絃利害相摩
生火甚多侯有雷

有疑冰火焚槐之
時雖清明之性如
月不足以勝焚和
之火此皆出於有
心憤然則縱心而
至於无心道盡於
以矣

洪註

注云大而闇
則多累小而
明則知分子瞻所
引乃曰部象以為
大而闇不若小而
明陋哉斯言也為
更之曰月固不勝
燭言明於大者必
晦于小月能燭天
地而不能燭毫厘

專焚大槐也此皆陰陽錯行而為灾事之不常
見者亦言其不可况也甚憂者豷憂也兩陷非
有人道之患則有陰陽之生也墮燿者怵惕不
自安之意不得成者言甚憂無所逃而不成情
緒也心若縣於天地之間言心有繫縛自舌也
慰賢鬱悶也沉屯陷溺險難也利害相戰于胸
中其内熱也甚於焦火故曰生火甚多此皆世
倍一等不知道之人不知外物之不可况而過
用其心故至此焚傷其胸中至和之氣故曰衆
人焚和月性也衆人之生其得於天者全此至

和之理猶如月然但為物昏所蔽其炎如火故
其為月者不能勝之遂至於焚和也山谷云本
心如日月利慾蝕之既正用此意憤然者弛然
而自放也道盡者言其天理滅尽也蓋謂衆人
汨於利欲終身不悟至於滅盡天理而後已也
○陸方壺云大意謂外來之禍不惟惡者不能
免而善者亦不能免不惟不忠不孝者不能免
而忠者孝者亦不能免必免故均謂之曰外物不
况大抵天下只理數二字在常理則曰積善餘
慶積惡餘殃以其所可必者而不見人所遇之不
偶則有數存焉補以一段正以見吾人當為其
所當為而不可必其所難必聞龍逢桀臣箕子
此于惡來皆紂臣子胥吳臣被戮以歸劉夷之
皮沉之于江萇弘周灵王時臣被放歸蜀劉賜
而死蜀人哀之載其血于地三年而化為碧玉

增補薛氏經三言

卷之十八 齊君夕朱

三

此其所以不勝火也然卒之火勝月即月勝火即予記朱元成萍洲可詒所載王介甫在修撰經義局因見奉燭言伏典有日月燈光明伏燈光豈足以配日月乎呂吉甫曰日煜乎昼月煜乎夜灯煜乎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然之予妄意莊子之旨謂人心如月湛然虛靜而為利害所薄生火熾然以焚其和則月不能勝之矣非論其明

則愈爭意則譬遇境則沈觸物則屯利害交于胸中則生火焚和而信不全矣

○莊周一節

言當理無小苟其不當雖大伊益

呂註 莊子貸粟明養生者止於

孝已殷高宗之子遂於後母曾參為父荃瓜特斷其根大枝幾成故以為有憂悲之事以下特論造化五行暗影人事五行之氣唯火最烈參同契云木火同侶火相根陽寄位於木因動而發反傷其母故木每木相摩則然於木因動而生於木相發必克是也即維金性至堅與火相守亦為所燥若使陰錯雜其氣鬱而不伸則雷擊霆奮水中起火乃焚大槐者東方之木是已火之為害如身則所謂五志之火難直折恬淡寂寞無為五志之火一時俱伏是故有利害不干於心而生死無變于已者不知道者則不耐世故甚憂兩陷于利害之中無所適墮蟻蟻之坐又安睡又解脫利害相摩生火甚地之間鬱皆屯遭不自解脫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焚其天和於是乎有利害之患以其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交戰於利害之場故自焚若以不勝火月字下得奇人焚和焚者熨熨之象月固家所謂一水不能勝五火之意又解月古篆文

肉字也言血肉之相不勝熱燥行是乎有債然而道之俱盡矣與上連為一草發亦一段於人有與之俱盡矣與上連為一草發亦一段於人有後盡其天年而中道夭折益救世之仁也伏經法華火宅之喻可與參看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

曾補南生一經三主

卷之八 雜篇小物

四

活身而不務有餘也

集註

監河侯即魏文侯也邑金

采邑之租金也波臣侯水官也常與常相与者謂水也然活耳若然則可活也枯魚乾魚也吳越之王王當作土字之誤也

常與我無所處吾得升斗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林庸齋云

監河侯說苑曰魏文侯也亦未必然

或是監河之官以侯稱之不然則侯是其姓也邑金者采邑之租金也波臣猶曰水官也此段允當時有此戲言因記於此亦今人所謂遠水不救近火之意枯魚之肆者言待得此水之來

吾以為鱗矣常與常時相與者也

陸方壺云生事蕭疎窮

途仗友仁者當垂恤之乃復為與紆緩不急之談友道之薄莫以此為甚筆記於此見世俗之益偷也常與指水而言也

任公子節

節註

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

江註

糖犍牛也大魚食之至憚

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者所得雖遠而驚動天下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竊而相告言得志于天下揚名于后世若伊尹大公之徒是也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導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而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緇鎔沒而下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浙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糖音界 鎔音階 腊音昔 浙音折 輕音權 縣音玄

地補南華經卷之三

呂註 任氏鈞意明經世首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

方註 兩段俱從外物上反復申明其說也上言志士之命或僅寄於少許以言志士之志將有待乎无涯而皆是也時有適然不當擇於小大也當鮒魚之時則斗升為大任公為小

明其說也上言志士之命或僅寄於少許以言志士之志將有待乎无涯而皆是也時有適然不當擇於小大也當鮒魚之時則斗升為大任公為小

儒以一節

副註 詩禮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夫儒者乃有用之為奸則迹不足恃也

林慮齋云巨緇大黑索也犛音界犛牛也緇與陷

同海水震蕩声伴鬼神言此魚搖動海水其声

可畏也憚赫驚恐也千里之人皆聞其声而惧

也厭厭飲而食之也輕才揣量淺見之士也諷

說道聽塗說者知常而不知異見小而不見大

故鶩以相告也累小繩也灌注也灌瀆言流水

之小瀆也鯢鮒小魚也縣令侯今揭示也縣與

懸同縣揭之彌令侯今賞楮之類言見小之人

節其辭說干求於上求合其所示之令縱得之

能免何故曰其於大達亦遠矣俗世俗之士也

俗士不可與言經世之道故曰倍其不可與經

於世亦遠矣遠矣猶甚矣也○陸方壺云喻言有大抱負必有

設施有大設施者必有大成就巨緇大黑繩也犛犛牛也離剖之也乾肉曰腊制讀曰制厭飽

既也輕才小才也累小繩也灌瀆田中灌水之瀆鯢鮒皆小魚縣令侯賞令以待言者一段文

氣跌宕與巨魚爭雄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

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

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

為接其髮壓其顛儒以金椎控其顛徐別其

類無傷口占珠類音

呂註

小人之儒資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仲以異此

林慮齋云

此段蓋喻將說之士借詩書聖賢之言以文其姦者自上語下曰臚自下語上曰句臚傳者大儒為首而告其下也青之之麥生於陵波賦墓田也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說富者也此詩只四句或是古詩或是莊子自撰亦不可知接其髮以下大儒教小儒之語接撮也壓以手按之也顛顛下也控其顛者控開其顛也別亦開也言歌此詩教其徒徐取其珠而款無所損也詩曰何以含珠為則我今取之亦合古詩之意矣

老萊一節

節註

長上促下耳却近後而上倮視之儻然似帶他人事者謂仲尼能遺形去知故以

地小儒者大儒之弟子自上古即陳人而含之珠呼小儒而語之曰東方作矣相與從事若何事即暗指發冢之事小儒言未須解其裙襦口中即有珠在焉又引詩為証詩有之曰青之麥生於陵波賦也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說富者也知重義樂施死徒秘其金珠以為地下含銅臭之夫鄙吝若此以下云云相與計謀取珠之法唇上曰髮顛下曰顛口旁曰顛旁曰類按撮也壓以手按之也控別開也夫儒以詩禮名家而所以教其弟子者不過日夜剽竊古人之緒餘斷不謂之盜儒乎哉此段寓言意亦奇特凡為儒者讀之皆當泚額

老萊子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修上而趨下末倮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

為君子揖而退受其教也業可得進者設問之令老萊明其不可進也一世為之則其迹万也抑固窶和心其略弗及和言直任之則民性不窶而皆自有略無不及之事也惠之而惟者无惠則醜矣然惠不可長故一惠終身醜也中民之行進者言其易進則不可妄惠之也隱括進之謂也閉者閉塞也及陽動和者順之則全靜不可載故遺而弗有也

呂註世之季孔子者泥迹而不得其心故莊子有是論也自修上促下至誰氏之子以親求聖人者也躬矜躬行而矜之容知則非盛德若愚者夫大乱生於堯舜之間今不忍一世之傷而有為以救之是驚万世之患也豈富有之業固窶耶將無其謀

尼至曰立去汝躬矜與汝容知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盛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驚萬世之患抑固窶耶亡其畧弗及耶惠以歡為驚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如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和也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

林儒齋云出薪者出而採薪也修上上長也趨下其行遙錚也末微也言其背微有倭曲之狀後耳者面前視之不見其耳也視若營四海即萬目以憂當世之患之意躬矜汝身矜持之行也容知容外飾也知思慮也業可得進者言道業可得而學否也一世之傷一時之人憔悴可傷也驚傲然而不恤之意汝為一時而憂過用其心能貽後世之患汝皆驚然而不顧也汝既如此道之窮宜也窶窮也固宜也汝之道其窮如此是不知天下之事有非智畧所能及者故曰亡其畧弗及耶亡與忘同惠施惠於人也歡欲得人之歡心也以施惠而得人之歡心為驚

有不及耶言皆不在是也夫惠非大知然以權舉為驚終身之醜狃且有所不為至有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者此中民之行進焉耳體道君子其可若是乎蓋不能絕弃聖知兩忘善惡皆為萬世之患者也道無為而反焉則無非傷道無為而動焉則無非和安有可貴而譽之哉豫若冬泐川徒若畏四鄰躊躇之謂也奈何載而有之以為非於不可

淨也

焦註

抑固窶耶心其累弗及耶言夫子所為足以致困乃安之而不改豈命固當窶耶母乃其智畧不及慮此耶

以此自驚於世不可此乃終身可醜之行也庸人之所為則務入於此而已故曰中民之行進焉耳中民庸人也以名而相汲引以隱蔽之計而自相交結此形容中民之為也堯桀兩忘則不唯無毀亦無譽矣故曰閉其所譽反背也反背自然之理則無非傷道之事也不好靜而好動則無非和僻之行也聖人則不然躊躇者欲進不進之意以躊躇者與事即不得已而後應也惟其無心所以每每成功載自負也汝奈何終身以矜持之意而自負故曰奈何哉其載焉終

矜爾此一句下得奇陸方壺云修上上長也趨下下促也末倭背微倭

也後耳帖腦後也日若營四海萬目而憂當世之患也矜持也容動容也知思慮也老萊子之道可謂離形去智之意業可得進言夫傷而驚然放心于萬世之患蓋一時之傷乃政教之下衰而萬世之禍則幸術不明之過也汝之窮其固然而抑其經畧有所不及耶夫以思惠結人之權心而驚然自得者醜行也中民之行進焉耳非大道所取也向者至人無思至人無名至人無私若相惠以歡相引以名相結以隱皆中民之行結以隱謂以歡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者莫若桀人皆知之性堯而桀非桀是為大道生是非也故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豈不以堯桀終有是非而不生毀譽不起憎愛渾然與善惡相忘然後與道相應今之人皆曰吾將反斯世於唐虞之盛而不知反之無非傷也皆曰吾鼓舞振作乎一世之民

南華經

而不知動之無非邪也何者為其有心也不若
震靜恬淡寂寞無為與天下相安於無事之天
設有所為欲為而為之以不為故躊躇以與事
而性之見其成功今汝也柰何哉不忍一世之
傷而以天下之事自任哉
終見其矜持費力焉耳

宋元君鄭

詔註

神知之不足
恃也如是夫

唯靜然居其所能
而不營於外者為
全不用其知而用
眾謀狹網无情故
得魚也小知自私
大知任物去善則
善无所慕善无所
慕則善者不矯而
自善也如嬰兒之
自善也如嬰兒之
能者非跋而李彼
也

呂註

龜有知而不
淨免患有神

而不能避網是為
有所困有所不及
為道者所以絕聖
弃知也雖有至知
萬人謀之寡不勝
眾其情淨矣魚不
畏網而畏鵜鶘
：有知網無知也
故去小知而大知
明去善而自善則
治國者伊以知為
哉嬰兒无石師而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
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
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
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
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網得白龜焉
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
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下吉乃剗龜

七十二鑽而無遺筭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
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
無遺筭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
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
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
矣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林慮齋云阿曲也阿門曲側之門也宰路淵名

也清江之神使我使於河伯再欲殺之再欲活
之再三遲疑而不決也卜以殺為吉遂殺之七
十二鑽言用之而占七十二次也龜靈於人而

能言苟以知而與天下之民處其能使之不知乎

洪註 雖有至知不知者萬人謀

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以魚之不知也蓋魚知鵜鶘之能害已而網出於其所不慮殊不知鵜鶘之害小網之害大人能去小知而大知明矣不於其善而自善矣如嬰兒無師以教之而自能言蓋與能言者知也人雖有知亦當與衆謀之也

○惠子一節

曾補南華經三注

不靈於已故曰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此意益謂名之以知則有窮時此下數句却泛言世情以實之人有至知者豈能小一身而勝萬人之謀鵜鶘之取魚飲酒其水而後盡其魚此有心害魚者非網之比也上言人若有心而害我一人之智豈能敵之此言我苟有心則人亦以有心應我故以此喻之唯能去其小知而付之自斃則大知明矣去吾為善自名之意則善自歸我故曰去善而自善矣石與碩同石師碩大之師能教人者嬰兒之能言不待求師而自能者與能言者同處則自然能言也大知自善自焚之理也不教能言自然之喻也

門宰喏湖名龜為清江之神使於河伯之所為魚者余且所得故見夢以見脫而卒不能脫者龜有所不及者益困於數也神知不能移故有所困數定於有生之後老子曰自吾無身復有伊患外其身則不生之數矣雖有至知亦須畢卒群策而後為謀免滅益用知則自私自私則有情識有機變人斯畏而避之矣故魚網雖密魚不
畏也鵜鶘所食魚反畏之者何網無情而鵜鶘有情也聖人能與天下相安者亦無情順應而已故去小知則大知明去其善則自善今之人見小知以自賢其亦未聞道耶石疑作所言習之移人有如此者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

卷之八 雜篇 小物

此種...

高註 聖應其內當

其外以暢事情
暢則事通外明則
內用相須之理然
也

呂註 世情以有知

用無知無能者為
無用而不知死用
者乃有用之所自
出也自道現之則
世所謂知能有用
者其小曷啻容足
之於地耶

莊子一節

高註 性之所能不

所不能不得強為
聖人唯莫之制則
同焉皆得而不知
所以得德非至厚
者莫能任其志行
而信其殊能也
墜火馳言人之所
好不避是非生死
以之也易世而無
以相賤所以為人
齊同至人無雷行
唯所遇而因之故
能與化俱也古無

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
用容足耳然則厠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
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
也亦明矣

林麓齋云墊掘也容足之外皆為深淵則不可

行矣即前謂足也踐恃其所不蹶之意故曰無

用之用陸方壺云夫至理之言無可揀擇故

香頤言之所訣者無窮而人之所用者有限以

不盡用而遂謂其無用則非矣彼天地亦大矣

人之用天地者為用即以步履而論則容足之

外皆為無用以為無用則足而掘之至於黃泉

尚有用乎畢竟是無用也故惠子亦曰無用不

知地雖無用而所以助吾之足者是多若以為

無用而廢之不能行矣知此則無用之用得非

見其陔隘而不能行矣知此則無用之用得非

踐恃其所不蹶亦是此意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

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

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

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

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

以希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

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人而不失已彼教

不學承意不彼

所尊今无所卑而
幸者尊古而卑今
失其原矣隨時因
物乃平民也至人
當時應務所在為
正故曰遊於世而
不辭本无我、何
失焉故曰順人而
不失已教因彼性
非幸也故彼教不
幸彼意自然承而
用之則万物各至
其我故曰承意不
彼

呂註列子曰至遊
者不知所遊
至現者不知所視
物皆遊物皆遊
物皆遊物皆遊

我之所謂現也莊
子之遊亦若是而
已得道者物無非
道則物皆遊物
物皆現雖欲不遊
不可得也人而不
得道雖欲遊之不
可得也流遁之志
因倍而為卑决絕
之行離世而為高
皆非至知厚德之
任蓋救於一曲以
至稷墜天馳而不
顧則雖相与為君
臣亦時而已易世
無以相賤其不當
于道則一也有至
知厚德者卑不為
流遁高不為决絕

林慮齋云能遊者則能遊之不能遊者終於不
能此言世有達者有不達者也遊自樂之意也
流遁逐物而忘返也决絕與世判然自異也任
為也至知厚德循自然之人則其所為無流遁
决絕之失矣覆墜言陷溺於世故也火馳逐於
世如火之急也此皆為世倍所累而不能反身
自顧故曰不反不顧言不能回究返獎也雖一
時之間有貴有賤名為君臣而沒身之後貴賤
伊異故曰夫孰能不波學者之古今只自三皇
五帝為始此蓋訛貶古帝王之意僻偏也遊於
世而無所偏倚不以古今為是非也雖和光同
塵不與世相忤而我之所存者自在故曰順人
而不失已波之所教自以為是我固不學之然
亦順承其意而無波我之分此猶言王侯與婁
蟻同盡隨丘墟也唯至人之所行則於世無留
恋之意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古今人情大抵相
類安有淳澆之別學者尊古而卑今不知世變
者也豨常氏三皇五帝之先也若以天地之分
上古之世而觀於今日則皆為波蕩流逐而失
其性者矣即齊物因是之意故曰承意不彼陸

知也然知敬之用
制之由人非不待
已之符也天穿无
降者通理有常運
也人塞其竇者无
情任天實乃開也
閑空曠也天遊
不係也勃蹊爭處
也攘逆也大林丘
山之善者自然之
理有寄物而通也
德溢乎名者名高
則利深故修德者
過其當也名溢乎
暴者禁暴則名美
于德也誠急也謀
稽乎誠者急而後
考其謀也知出乎
知也崇塞也官事
果乎眾巨者眾之
所宜者不一故官
事立也草木生而
鈹鐸修者事物之
生皆有由也到植
不知其然者事由
理發故不竟也

呂註人之耳目鼻
口不為声色
臭物所壅則為聰
明為顛耳為知德
壅則硬而不通也
不通則相踈踐得
失交戰于胸中先
伸而不至於珍哉
此陰陽之患所以
作眾害之所以生

曾甫百華經三言

勃蹊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
於人也亦神者不勝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
稽乎諗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眾宜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鈹鐸於是乎始脩草木
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顛音羶珍女展切諗音賢鈹音

林鬻齋云徹通也得自然之理而大通徹則耳

目之所視聽為真聰真明鼻口之所臭味為真
顛真其心之所知者為真知德為至德矣壅蹊
塞窒碍也哽哽咽而不通也珍者足所踐之迹
也我之見道苟窒碍哽塞而不能自覺則累於
形迹矣不止迷而不知止也既累於形迹則眾
害生矣息生也生之謂性人皆有之有此受生
之性而後有所知覺所謂知覺者恃此息也人
莫不然而或至於不當其理者豈天靳之不殷
不當也天理之在人心日夜發見於孔竅發見
處何曾有止息故曰天之穿之日夜無降穿心
竅也無降無止也竇亦心竅也人以物欲而自
蔽惑是塞其竇也顛乃也胞腠膜也人身皮肉
之內有一重膜胞絡此身重閱者空曠也人身

也凡物之有知者
息存則生息去則
死往來出入隨子
午以消長循陰陽
而左右與元氣交
通無日不然則是
天之穿而通之日
夜均平未始有降
人頽有聲色臭味
塞其實而不通所
以降而不殷也人
能恬淡虛無則真
氣之正形一視
天和將至是以胞
有重闕邪稜不能
侵心有天遊事物
不能撓室必有空
虛以異乎尊卑否
則猶若賣而物樂
矣心以行天遊以
出乎塵垢否則六
鑿眇而相攘矣六
鑿即耳目口鼻心
知也人誠知所謂
天遊則雖遊乎人
間世万物无足撓
心其神足以勝之
也奚以大林丘山
為羊哉上德不德
而無名有名則德
之溢暴之而不藏
以名之溢也則謀
不得不出乎爭崇
不得不出乎守崇
所以誠實乎眾宜
声色臭味柴其外
思慮知謀柴其內

之內如此空曠而心君主之以天理自樂則謂
之天遊勃磳爭鬪也窄小之屋婦姑常在面前
則易至於爭鬪此即不虛曠之喻心總蔽塞不
知天理之樂則六鑿必至於相攘逆六鑿六根
也大林丘山人見之而尤喜者是其平日耳目
窄隘不能存自然之神以勝外物忽然一見空
遠之地則以為喜故曰亦神者不勝求名于外
則德性自蕩溢矣暴急而不自安則名亦蕩溢
矣言併與名失之也有謚急之意而後稽度於
智謀之事謚與弦同有爭競之心而智謀所由
出守執不化而後柴梗不樂之意所由生果
也塞也齊物曰腹猶果然之果也求衆事之皆
宜而後分職以任事者有固必不通之弊此言
痴兒子宮事官事不可了也鉋鐮田器也春雨
時至少木奮然而生故曰怒生當此之時人知
脩田器以為耕種之事則必鉋拔其少木其少
木之得雨而方生植者皆傾倒過半矣到與倒
同杜子美詩云霜倒半池蓮即此倒字鉋鐮之
人豈哉賊草木之生哉為耕種之計不得不然
亦不自知其於生意有害也此意蓋言生者方

曾南齊書卷五十一

卷之八

十一

而不能相通也夫
為道者之治心治
之于未乱无若章
木怒而跳鐸始修
也

方註 人情息而生
息恃虛而生

虛者道之所集也
故虛則六根為我
用不虛則六根為
我賊用則神藏賊
則神亡凡凶其神
者未有不取足於
外者也故德溢乎
名、益乎暴謀生
乎躁知生乎爭柴
生乎守官事生乎
其神以物為其
者也春响日時侯
言雨暢時若也物
之恃息者時至則
生跳鐸不能過何
者其天遂也天遂
則倒者可植以此
天遊則穿者无降
故善養物者守根
善養生者守息以
至人所以貴天游
也

增補百字正三注

生拔者自拔草木雖去而耕種之物又生便是
其成也豈也由此而觀則成敗得喪生歿禍福
皆當聽其自然何必容心乎自德溢乎名而下
皆容心之失也能無容心則有天遊矣

則不蔽于色則不明耳乱于声則不聽鼻奪於香

有分則非德知也然後能復其本然之靈竟然六

必門頭而爭之障須下絕个徹字實則一了百

當一處微則處皆微矣所以道不欲壅不徹

則自為害物之所壅足陷淖之迹也言人之虛

則既為物所壅塞則將陷淖之迹也言人之虛

而此生息之交理而今之存焉者寡矣夫物之不能

無降人頭自其目自明乃天所穿日夜無止譬則

有耳自聰有目自明乃天所穿日夜無止譬則

室之有竇日自明乃天所穿日夜無止譬則

以行氣者人身如以人身膜也重闕空曠之地所

物不著常與太虛相為游衍故曰心有天遊於

室亦然故室有虛空則婦姑勃娣勃怒爭也遂其私

各得其然故室有虛空則婦姑勃娣勃怒爭也遂其私

空意以况人心而無天遊則六鑿攘奪終無寧

已六鑿即六賊之義命字之奇也既為六賊所

攘則吾所謂元神之象命字之奇也既為六賊所

以自安故大丘山一見即以為喜謂其少得地

以自好清而心以寧道之人好靜而欲牽之若能

遣其欲而心自靜澄其心而神自清自然三毒

不生于六欲消滅矣溢者過也名勝則實衰故德

溢乎名而名之故溢謀藉於其不能自藏而有三

心於暴白也故溢謀藉於其不能自藏而有三

波急則人思以知巧當之故謀用是稽知出乎不

卷之十八

十一

靜然一節

靜註

補病非不病也休老非不老也止遽非不遽也若是佚有勞故佚者超然不顧神人即聖人也聖言

呂註

靜然至止遽在於是雖然動而後有靜繁而後有揄熾而後有滅擾而後有寧為勞者言之所以息其勞佚者則未嘗動安用靜未嘗熾安用滅未嘗揄安用寧此所以不問也惟有德而後佚者神聖之所兼也神聖人不同者迹矣人君子不同者才

化之守執滯於物故柴塞于胸中而身物為梗官事果乎眾宜果結果也又核實也眾宜謂眾情稱便此亦莊子漫事日時謂以時日而雨有雨有賜與久明者不同草木得之勃然而生怒生二字亦奇於是乎農人始脩鋤鑿之器草木之到植者過半矣到植註云謂更生也言草木皆蘖芽於種發條于根而移接之類太多更不知其所附麗則自然可見萬類只是一氣周流貫徹者可以相求而神仙大藥所謂同類易施功者亦累可見矣

靜然可以補病皆熾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非佚者之所未嘗過而問焉聖人之所以駭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駭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駭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駭音

林慮齋云

靜然者安然也補病者去故即新捨末而歸本也此心能安然則向之失者可以補而全之矣皆音剪熾音滅皆熾者盡去物欲而全其天理則可以優游而至老遽急也能寧其心則可以止遽矣此三句皆言既失而復得揚子所謂先病而後瘳即此意也故曰雖然若是勞者之務也若是句絕言其已見物累之若是而後能自悔若夫安佚自得之人胸中本來泰

若夫君子小人則有義利之分矣

焦註

晉賊舊解目

病也須溪云靜非藥也然可以補病目无所見雖病也而可以休老不知肯賊蓋養生家之術耳按真誥云時以手按日四皆令見分明是檢眼神之道久為之見百灵老形之兆然於曷披賊鉞紋可以沐浴老容

○演門一節

高註

慕賞而萃去真遠矣斯尚

傷性遂至於蹈河

晉書高士傳

卷之八

然自得則不問及此矣佚自得者也非佚者之

所佚曰非佚者之事也所猶所其無逸之所也

因未嘗問一句又生下四句賊與駭同聖人以

仁義而治天下是賊之也神人則無此矣賢者

以盛德而賊世聖人則無此矣君子則以聲名

而賊其一國賢人則無此矣小人則營上求合

於一時君子則無此矣○陸方壺云病者焚和

真靜則火自降水自升真氣自復○補氣自退藥

餌之補皆第二義故曰靜然可以補病皆賊佚

云前除男女声色之欲則老境自是安康故曰

皆賊之可以休老寧可以止遽事若急遽一以安

靜鎮之則一止可以止眾止而事無不理矣雖

無逸之所益病而補靜亦晚矣佚人則不待

病而先居於靜老而皆賊亦遲矣佚人則不

待老而先証於賊遽而止寧止亦殆矣佚人則

不待遽而先安於止故勞者不問則聖人之事神

而問焉夫勞者之務佚者不問則聖人之事神

人不問可知賢人之事君子不問可知君子之

事賢人不問小人之事君子不問可知君子之

與駭同謂改百姓之視所也聖人之所以駭世

無過仁義而已賢人君子則愈失愈下故其所

以駭世者不過修飾乎禮樂文物之具小人則

權謀術數而已道不同不相為謀是故有過而不問者問講求之意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

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

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跋於窾水

諸侯吊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蹈河

演音踐 蹈音赴

呂註

官師之勸其黨至於毀死

許由之逃其徒至於陪河殉迹之弊至此

○荃者一節

節註

至於兩聖无意乃都无所言也

呂註

莊子恐后世之人得其言而昧其所以言故卒之以筌蹄之喻俾學者忘言以究其意也

林慮齋云演門地名也善毀孝也以孝而得爵

遂為官師其黨人慕之乃至有哀毀而死者言

好名之為累也官師狃今日官員也許由務光

以隱得名紀他慕之亦相率而隱於窾水竣與

蹲同此一字鄙薄之意也紀他之意亦欲諸

侯以國讓之而諸侯但以其苦吊之而已已可

咲三年之後申徒狄又慕隱名以至自投於河

此蓋壺言好名之累也○陸方壺云演門地名有親死而哭之哀者上

之人以為善毀爵之而為官師其黨慕之毀而死者過半不得爵而反以喪其生則好名之過也若乃許由避堯紀他聞之而竣窾務光赴淵

至人無名人不待而慕之焉

荃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

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

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

林慮齋云上面既說盡了却以筌蹄之語結末

亦與前篇言而足言而不足體格一同筌蹄取

魚取兔之具也既得則無用矣言寓意也得其

意則忘言矣不能忘言則泥着而失其意矣惟

忘言者而後可與言此篇亦精細在兔意在

於得兔也○陸方壺云筌魚筍也蹄兔置也在道則為言說之喻得其意則言說可

○寓言一節

即註

齊之他人則

信世之所重則十言而七見信厄滿則傾空則仰非持故也况之於言物隨變唯彼之後故曰日出日出謂日新也日新則其自然之分自然之分則和也言出于已借多不受故昔外耳借重也父之齊子人多不信時有信者無以常嫌見疑故借外論之已、雖信而懷常疑者從不受寄之他人則信之入之聽有所累也同則應不同則反互相非也三異同處而三異訟其所取是必於不訟者俱異耳而信其是非借外而何重言以其著文故借共重之雖使言不借外從十信其七夫著艾者年在物先耳其餘本末无

忘上乘之齊不自外入專一自家理會有脫然處則有言無言皆成荃蹄得是人而與之言庶可以行不言之教矣

雜篇寓言第二十七

寓言十九重言十七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寓言十九藉外論之親父不為其子媒親父譽之不若非其父者也非吾罪也人之罪也與已同則應不與已同則反同於已為是之異於已為非之重言十七所以已言也是為耆艾年先矣而無經緯本末以期年耆者是非先也人而無以先人無人道也人而無人道是之謂陳人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因以曼行所以窮年不言則齊齊與言不齊言與齊不齊也故曰無言言無言終身言未嘗言終身不言未嘗不言有自也而可有自也而不可有自也而然有自也而不然惡乎然於然惡乎不然於不然惡乎可於可惡乎不可不可於不可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非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父萬物皆種也以不同形相禪始卒若環莫得其倫是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音

以待人則非所以
先也期待也此直
陳久之人耳而借
便共信之此借之
所以安故習常也
夫自然有分而是
非无主无主則曼
衍矣誰能定之哉
故曠然无怀因而
任之所以各終其
天年也付之与物
而就用其言則彼
此是非居然自齊
若不能因彼而立
言以齊之則我与
物復不齊矣言彼
所言固雖有言而
我竟不言也自由
各自然各自可統
而言之則无可无
不可无可无不可
至也唯言随物制
而任其天然之分
者能无天落雖变
化相代其氣則一
於今為始於昨為
卒皆理自尔故莫
得其倫是謂天均
天均齊者豈妄哉
皆天然之分也

萬言十九則
非重而言者十三
而已危言日出和

呂註

萬言十九則
非重而言者十三
而已危言日出和

上萬種

林鬪齋云此篇之首乃莊子自言其一書之中
有三種說話寓言者以已之言借他人之名以
言之十九者言此書之中十居其九謂寓言多
也如齧缺王倪庚桑楚之類是也重言者借古
人之名以自重如黃帝神農孔子是也十七者
言此書之中此類十居其七也危言日出者件之中
可飲之之而有味故曰危言日出者件之中
有此言也和調和也天倪天理也以天理而調
和衆人之心也藉借也不出於已而出於他人
曰外故曰藉外論之父譽其子以求婚則其人
必不信故必借他人以譽之此譬喻也此罪不
在我因人之不見信故有此寓言也若以為出
於我則在人之見必有同異之分應是之也反
非之也與已不與已此言他人自私之見也已
止也已言可以止其爭辯也借重於耆艾之人
則聞者不敢以為非可以止塞其議論也古先
帝王聖賢皆耆艾也經緯本末言知常知變知
始知終也期年期順之年也年雖先矣而學無
所見但以期順之年而稱為耆宿則其年雖先

增補南華經三注

卷之十八齋齋寓言

十一

以天倪則寓身不
寓重身不重皆厄
言也仲謂寓言十
九夫道近在吾心
以吾心論之彼而
疑則不信後父不
為子媒又藉外論
之非吾不欲直言
人不可與直言故
也何謂重言十七
同已則應而為是
異已則反而為非
吾之所以言于人
者欲其應不欲其
反也故回其心之
所重者父之人而
言之凡書中稱引
古昔皆以耆艾為
重者以其所聞也
縉本未足以先人
則人從之人而無
以先人是謂陳久
之人曷足重哉言
出未始有言則其
日出後厄而已厄
之為物酌於樽壘
而時出之中虛而
無積也天倪則無
為之至聖人所休
和以是非休乎天
均則出處語默无
非天均因以曼衍
即是理而推之所
以窮年也唯無我
而不言則齊有言
則有我何物安得
而齊故齊與言

不足為先謂無以過人也人而無以過人則是
不能盡其為入之道此陳人而已陳人謂世間
陳久無用之人也此意蓋謂我之所以借重者
皆耆艾可尊之人非後以為前輩人物而借重
之也曼衍者游衍自得也窮年者以此送日月
也不言則齊以無言之言則歸於一理齊一也
以此一而形諸言以其言而論此一皆為有所
容心則不得為齊一矣故曰齊與言不齊言與
齊不齊也唯無言則齊無言無心之言也終身
言未嘗言無心於言也終身不言未嘗不言不
言之中亦可悟理則非不言也有自有所由來
也言凡人之所謂可所謂不可所謂然所謂不
然其言皆有所自來故各是其所是我則何從
而然可之唯隨其然者可者而然之可之隨其
不然者不可者而不然之不可之物固有所然
謂凡物各有所是也既各有所是則物物皆是
故曰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此意齊物中論之甚
詳非厄言日出和以天倪孰得其次者言我非
以自然之言而調和眾口若與之同為是非則
豈能要諸久遠哉蓋謂自然之理千古萬古跌

與齊未始齊也不
言雖齊與與言不
齊未足為大齊惟
言無言而後大齊
厄言是也故終身
言未嘗言終身不
可身不可然與不
然皆有自也固有
所然所可則無不
然無不可也知矣
萬物之種其出未
始不同知其同則
知始卒若環是謂
天均天均者是非
於此而和萬物所
齊無為之至故曰
天倪也

鑿言 水之在厄狹
言之在德不
滿則不發也自外
來者益之而不可
增由中出者雖多
而未嘗虧故曰厄
言日出物之有際
又有端倪自然之
始卒若環故曰
和以天倪如章曼
大衍以譬自然之
緒道全而物不傷
故可以延年也終
身言未嘗言終身
不言未嘗不言則
六經不為支離老
子不為簡約矣

增補南華經注

不破也萬物之種同出于造物以其不同形而
相代於天地之間則人以草為草木為木禽為
禽獸為獸但見其形之不同而不知同出於元
氣其種則一也萬物之在天地往來終始若循
環然其倫理之妙人莫得而窮之謂其不可盡
知也此之謂天均均者同也天理之同者故曰

天均○陸方壺云此篇乃莊子自叙立言之意
厄言則曰日出之寓言者謂已之言未直蓋
性親父之譽之以相比論波親父不能為子媒者
信其父而信非其父者非其父之言則我之譽之也人論
其亦不待已馬而姑有所托以故人之信者乎
則非之是以是非同異卒莫有定故吾以重言
止之重言十七所以止言也重言者借重古
以為質如人有聞見而取正於耆艾者然雖
年先矣而經緯本末漫無所知凌以年稱非
先也年本先而曰無所先者謂其不知立人之
道也死不知人道則亦陳人而已陳人即古詩所
謂陳而出却非世倍厄酒問譎浪咲傲爭論是
非之言曼行世倍厄酒問譎浪咲傲爭論是
而人則各執其所見於是乎是非同異紛然不
齊因其不齊而吾復以言齊之則我之所言之
齊與彼之所言之不齊皆成不齊何者彼我之
見原自不齊故不若不言以待其自齊不言者
非箝其口而不言也故曰終身言未嘗言異雖
之而未嘗有言也故曰終身言未嘗言異雖
不言未嘗不言終身言者無心而任天理之便
即和以天倪之謂也既曰厄言日出和以天倪
則終身言之而未嘗不言也雖未嘗言矣而豈
辯則實未嘗言也雖未嘗言矣而豈減默不言

增補南華經注

莊子一節

高註 隨年隨化與時俱也時變則倍情亦變乘物以游心者豈異於倍哉變者不停是志服膺而後知非能任其自化也此明惠子不及聖人之類遠矣孔子謙變化之自尔非知力之所為故隨時任物而不造言也若役其材知而不復其本灵則生也

呂註 傳稱孔子六十而耳順七十而心悟

之謂哉夫天下之可與不可然與不然皆有所然也惡乎然乎然于我之然也惡乎不然乎不然於我之不然也然者物固有所可與不可亦復如是物固有所然者論齊矣何者物各有理唯不以已之獨見主張是非而徐觀萬物自然之理則見物皆有不然而可者一隨而順之則是非自民夫既不能以無言自非而順之日出和以天倪且既而化乎久謂定論不易又自物理而論胎卵濕化始種有萬雖或不齊皆自無始以來一氣而生始終循環莫能得其比擬要皆以氣聚而謂天均天均者天倪也也危言之所出和是而已和與和羹之和同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始時所是卒而非之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

孔子謝之矣而其未之嘗言孔子云夫受才乎大本復靈以生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乎前而好惡是非直服人之口而已矣使人乃以心服而不敢讒立定天下之定已乎吾且不得及波乎謹音

林慮齋云服知者服事也知知見也勤心以從事於知見謂博學也謝者去也言孔子以謝去博學之事而進於道但未嘗與人言爾孔子云者莊子舉孔子之言謂孔子嘗有此語也受才乎大本狻言受性於太始也大本即造物也灵

增補

卷之八

十四

十而後心所欲不
踰矩則橫心所念
更无是非橫口所
言更无利害是也
道未至于後心則
不免於化則必
始是而卒非六十
之所謂是安知非
五十九之非也惠
子不知此乃孔子
之與人同者至其
與天同者則自古
及今未始有化而
真以為勤志而行
服知而知也謙謂
絕去之物得以生
之謂德所謂受才
乎大本復靈以生
而有氣行形而復
其靈也鳴而當律
無事於聲音之調
言而當法無事於
義理之釋及子義
利陳乎前我則逆
而好惡是非之直
服人之口而已以
其所待未定非無
為而自化者若夫
使人心服而不敢
讒立然後定天下
之定是乃使之自
化非直服人之口
而已吾且不得及
彼者是其謝之而
未之嘗言也

增補南華經卷之三

知覺之性也復返也反而歸之本來知覺之性
而後可以盡人生之道故曰復靈以生鳴亦言
也律即法也當者言皆當理也以利義陳於前
而有所是非好惡則人與我對立可以服其口
而未能力其心是必舍去義利而忘其是非好
惡乃可以使人心服而無敢與我對立而為忤
者而後可以定天下之定理矣蘊逆忤也蘊立
者對面而立則我為順而彼為逆周禮曰以受
諸侯之逆亦言向我而來者為逆也莊子既稱
及波孔子言哉只對惠子而嘆曰已乎已乎我安得
者○陸方壺云勤志即敏求之意服知謂行其
如是莊子言夫子六十而化則已謝是矣因引
夫大初之言受才乎大本受才即降才之大本
以有生若鳴而當律言而當法利義陳於前而
好惡是非皆合其宜夫固靈性之所顯發然以
言教者直服人之口而已惡可以及化夫子則
能使人非盛德至善何以致此豈謂以一止而
止衆止非盛德至善何以致此豈謂以一止而
弗及也蓋莊子與惠子語狹竟有辨夫則未
見其有與之辨者此尚不能得其口服何況於
心以之自愧所
以愧惠子也

曾子再仕而心再化曰吾及親仕三釜而心
樂後仕三千鍾不泊吾心悲弟子問於仲尼

增補南華經卷之三

曾子一節

訓註

洎及也縣係也謂參仕以

曰若參者可謂無所縣其罪乎曰既已縣矣夫無所縣者可以亦哀乎波視三釜三千鍾如觀雀蚊虻相過乎前也縣音玄觀作鶴

林慮齋云

不洎言不及其親見無所縣其罪乎者縣繫累也謂曾子此言有繫累之罪乎無繫累之罪乎蓋疑其前後兩變有悲有喜也既已縣矣者謂止此悲喜之心便是有所繫累也若無所繫累則外物之輕重過於吾之前者從鳥雀蚊虻然豈以此為悲喜哉終有悲喜則有心矣陸方壺云再化謂心化於祿也洎與及相

顏成子節

訓註

野外權利也徒不自專也通彼我也物每物同也來自得也鬼入外形骸也天

顏成子游謂東郭子綦曰自吾聞子之言一

年而野二年而後三年而通四年而物五年而來六年而鬼入七年而天成八年而不知死不知生九年而大妙生有為死也勸公以其死也有自也而生陽也無自也而果然乎惡乎其所適惡乎其所不適天有曆數地有

然自忘則穢累日

卷之十八

十七

去以至於死耳生而有為則喪其生自由也由有為故死由私其生故有為今所以勤公者以其成之由私耳夫生之陽遂以其絕迹無為而忽然

獨非由有也然而果然故無遺無不遺而後皆遺而至也天地皆已自足理必自終不由于知非余如仲不知其所以然而然謂之命似若有意也故又遺命之名以明其自尔而後也理自相應不由於故則雖相應而無冥也

言註

道未始有物也既已為物而欲復於无物則其致虛守靜非一朝之積也野謂志仁象賓禮樂後言心之莫逆通言心之徹物即物之皆游物之皆觀矣來則道集之謂鬼入即鬼神來舍天成人則與天合德不知死不知生則知止乎其所以不知大妙

人據吾惡乎求之莫知其所終若之何其無命也莫知其所始若之何其有命也有以相應也若之何其無鬼也無以相應也若之何其有鬼邪

林慮齋云

一年而野返其朴也二年而從從順也於是非喜惡無所逆也三年而通大通徹也四年而物猶槁木死灰也五年而來寂滅之中又有不寂滅者也禪家所謂大死人却活是也鬼入者納造化於其胸中也天成者與天為一也不知死不知生無入而不自得也大妙者盡其玄也自一年至九年此即借為節次之語此事非可以歲月計也生有為者言以生為有生則有死矣有死生之見自私者也若以至公之理而勸之欲其知造物之間無不死之物故曰勸公以其死也然謂之死則是有自矣謂之歿而有所自則求其生於萌動之始本無所自既其始也無生則安得有歿陽動之始也以歿生之理如此言之不知其果然乎否也所適然也所不適然也要其盡而觀則惡乎然惡乎不然言謂之有亦非謂之無亦非故曰而果然

衆罔一節

高註

括髮叟老

也彼指形也况乎
以之以訓用強陽
氣之不正者罔
兩與影如叟之與
叟也二叟相逢住
世能究相問之時
不過稍之而已汝
何必稍問也予影
自謂也予雖有此
影而不知其所以
然之故若曰影生
於形如翳之甲如

以返吾真夫人皆以其死也而有自也而不知其
生陽也無自也成也其無故舍情之類不能無悲
形始見其有條見其始實無所自如是則其始
而不知其無所自者而已而果然乎而汝也言
也亦返其無所自者而已而果然乎而汝也言
汝果以爲然乎以爲然則惡乎其所適惡乎其
所不適而化之不可知者反問言天則有
文又以其造化之不可知者反問言天則有
曆數矣地則有日月星辰之數其有禹貢圖經地
月星聞見之數其有禹貢圖經地
耳目聞見之數其有禹貢圖經地
夫天文地理之數其有禹貢圖經地
然夫理必有終而始則莫知其然其終莫知其
則必有始而終則莫知其然其終莫知其
命耶而謂之無始則莫知其然其終莫知其
倪又烏得而謂之無始則莫知其然其終莫知其
得謂之有者所以遣去執有之病造化之妙有
屈有伸鬼神之氣机之屈伸往來者故曰有以
相應若之何其無鬼机之屈伸往來者故曰有以
無惡相者必幽之備其醜曝曝不盡妖未必
可知者若此吾人則當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
信其有而不敢蔑其無又知其無而不敢執其
有則世出世法不外是而得之矣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
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
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予有而
不知其所以予調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
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波吾所以有
待耶而况乎以有待者乎波來則我與之來
波注則我與之注波強陽則我與之強陽強
陽者又何有問乎

高有句

卷之八

十九

增補南齊經三言

蛇之蛻此說似矣

而非甲從是生於

蛻蛻是生於蛇

若影遇火與日照

之則屯聚遇天阴

身夜則代去无火

日則雖有形不能

為我影如此看来

則彼之形雖能為

吾影而又有待

况罔兩又用影之

有待者乎彼形來

往吾固身之來往

彼形強陽吾亦身

之強陽強陽者本

非血氣之正而影

亦隨之以見形影

皆非直實又何以

謂之為強陽也

呂註 運動自尔無

所稍問自尔無

故不知所以影似

形而非形推而盡

之則今之所謂有

待者卒至於无待

而独化之理彰矣

直自強阳運動性

未相隨耳无竟不

可問也

卷之十八 雜論

林庸齋云 叟叟若隱若顯之意也稍畧也率畧

之意言其仰為率然有此問也予之所有本自

不知其所以然者故曰予有而不知其所以罔

已化而甲在蛇已化而蛻在蓋以形之動者比

蛇蛻之生而以影比蛻甲也似之而非者言以

此為比亦近似之而非果然也在日與火之中

則有此影故曰屯屯聚也晝陰而無日夜至而

無火則影不可見是代去也波指形也吾影也

言吾之所待者波乎故曰波吾所以有待邪然

形之動也又舍所待故曰而况乎以有待者乎

強陽動也形待強陽之氣而動波形之所以往

來者強陽也波以強陽而動我亦從之其為強

陽者本非形之所知汝又仰問我乎以段與齊

物同但添強陽之說又要弄筆頭即禪家所謂

重說偈言也 陸方壺云以一段與內篇齊物

奇叟 景稱 兩之詞 稍問 俟云 末論 言我之

俯仰 行止 皆有所待 而叟 獨不知 其所以 耳予

則一 離於 形也 蛇之 蛻也 又似 之而 寔非 益甲 每

肖又 吾之 與形 則不 相離 屬無 復俯 仰行 止之 相

屯也 屯謂 聚而 有景 若阴 而無 日每 夜而 無火

吾則 代而 去之 波形 也非 吾所 以如 此者 夫波 之

不能 自主 者尚 為我 之所 待而 况主 張有 待之

造化 者將 獨不 為彼 之所 待乎 波來 則我 與之

增補南齊經三言

卷之十八 雜論

計一

陽子一節

鄧註 孔子曰下人

真進盥漱巾櫛脫履膝行凡以款待其真而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蓋神之所託也得道者之相遇目擊而道存知人者每得於眉睫故陽子之睢盱老子以為不可教也明白四達是謂大白每

若不足若然者其視與奚有於睢盱哉避席非止於不爭而已爭席非止於不避而已聞命而反則皆之避者更且爭夫秦梁之地不遠也今之舍者侯昔之舍者也亦非有二楊朱也其相過遽若此異者乃知至道密廉變形易慮人常由之而莫知也蓋南之沛則趨於物之所會其反也則復於命之所本或避或爭在性反之

而俱未波注則我與之而俱注波律動則我與之俱律動以箇造化又是自然而然而人不知其所以然者又何有以有問乎三個波字即齊物論中非波無我之波有疑則須問不消疑又仲問之有乎蓋周兩問景正欲求得所以之故而景答之如此則信乎可以无疑矣

陽子居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於梁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也陽子居不答至舍進盥漱巾櫛脫履戶外膝行而前曰向者弟子欲請夫子夫子行不問是以不敢今間矣請問其故老子曰而睢睢盱盱而誰與居太白若辱盛德若不足陽子居盛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注也舍者迎將其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

盱音迂 煬音漾

林慮齋云 請問其過者言夫子謂我不可教其過在何處也睢盱盱盱矜持而不自在之貌誰與居者言其物我未忘常若與人同居也太白若辱者明而自晦之意盛德若不足者言其雖有而不自居也迎將迎送也家公旅即之主也執席執巾櫛奉承之也煬者炊者也避舍避竈敬之也爭席者不知其可敬也未聞老子之言

問耳

註唯：吁：跋
扈之貌人將
畏難而疏遠也尊
形自異故憚而避
之去其矜奢故與
之爭席

之先有矜持自名之意故人見而敬之既得點
化則退然自晦而人視之以為常人矣此篇文
亦奇特○陸方壺云唯：吁：跋
而誰與居言人將畏而去之太白二
句見道德經辱者耻而自滿也老聖之教如此於
道德之人若不足不自滿也老聖之教如此於
是陽子去其矜持深自味晦忘形混世歸來而
舍者與之爭席以便是列子見壺子歸為妻悅
爨食豕食如人食之意逆言和光同塵挫銳解
紛正是
以意

新錄之南華真經三言卷之十九

○讓王篇總論

雜篇讓王第二十八

緒註

本篇載讓王
高節自堯舜

許由善卷至于王
午搜皆重道尊生
不以富貴累其心
視天下如敝屣者
也子華顏闔閭顏
公子年之徒葆真
守約不以利祿易
其操視富貴如浮
雲者也其間魏牟
校諸聖賢若不足
然以國之公子能
舍王位之尊就若

○陸方壺云讓王以下數篇眉山蘇長公以為
非莊子所作看以老讀莊子甚仔細其着眼處
只在語意背馳既言不以天下之故而傷其生
何故却將赴淵枯槁之士續記其後或謂葆真
則一生或重於太山立節則一死或輕於鴻毛
然一節一行又非大道所取終是不可曲解予
直謂後人竄入者斷自舜讓北人無澤以下三
條若盜跖以下則駁雜膚淺尤為易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
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
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
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况他物乎

穴之隱亦良難矣故其長風餘波之所被教有國者重道尊生之心清淨無為之教所以立玄聖素王之業所以著也世之志已徇物者小臨利害一毫必爭在王位而能讓可謂天下之盛幸矣夫懷道抱德而為人之所寄托者或不願有國去而入山海有之何無擇隨光之徒遷至自沉而喪不貴之軀邪蓋士不游中道而狷介無厭必至於慕逆讓甚者避之無所必至自沉而後已此亦慕名之過唯聖人中庸元弊讓受合宜隱顯隨時役容中道堯舜之事是也伯夷叔齊讓國而逃于首陽食薇蕨而終則非故為矯亢要名後世者若夫為君而讓則其跡顯未為君而避則其迹隱眼讓之志本同惟其時而已矣

唯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夫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莫知其處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謀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夫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大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帛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所用養害所養因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後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

堯以一節

堯以一節

堯以一節

三代之季父

謂士者死身輕生

以干澤蚩讓王之

篇所以作也許由

支父之徒皆不以

天下易其生者楊

雄以為先哲堯禪

舜之重則不輕於

由也所謂重者得

不以其歷試而後

授之以天下乎殊

不知堯之所以得

舜者不在於歷試

歷試者乃人同而

已所謂暴之於人

是也使由元避堯

不如舜乎

無累富貴者樂於

養之道則傷身貧

賤者迫於利失

則累形能免二患

乃為尊生也然此

聖人之緒耳非其

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

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

見利輕亡其身豈不惑哉越人三世弑其君

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

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

以艾乘以王與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

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

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

以國傷生矣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

林慮齋云幽憂者猶今言暗疾也無以天下為

者言不欲為天子者方可託之以天下是有天

下而不與者也異於倍者言其與世倍不同也

捲捲自勞之貌葆力勤苦用力也德為未至者

言非自然之德二人皆逃而去之妻以首戴夫

以背負共携其子而逃此二段無斷語者即與

前意同所用養者謂資之以自養者也即土地

也所養百姓也尊生者以身為重以外物為輕

也此議當時患失之士君乎君乎者言以我為

國君乎唯無意於為君者方可托以國故曰越

人所欲得為君也

陸方壺云幽憂謂心有隱

疾以簡隱疾總在為物所累

斤路

呂註

養有不能無

無累富貴者樂於

養之道則傷身貧

賤者迫於利失

則累形能免二患

乃為尊生也然此

聖人之緒耳非其

真也聖人之真者

忘生而生無不全

忘養而養無不至

雖為天下國家之

所寄託時蹇然

耳又伊傷乎

增補南華經三言

卷之十九

斤路

上治之之方。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捲々
勞動之貌。葆力窮力。以養人。非以德者。故德為
未至。德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大王事
與孟子所言者。同而意則殊。皆孟子謂不爭土
地。以害人。此則斷其為尊生之故。不以身外之
物。而爭馳于利害之場。議論却甚。正當真可以
棄鄙夫。患得患失之病。此種學問。人人然有用
處。越人三世之說。即所謂無以天下為者。可以
託天下之意。

韓魏一節

韓魏相與侵爭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

呂註 名身身孰親 身身貨孰多

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

為鴻烈解曰：殺戎 馬而求狐狸。搜兩 幣而失矣。龜斷右

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

不知輕重者也

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

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

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

江註 昭僖侯不用 子華之言而 輕其所爭則於不 以天下易生者又 其次也

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也。其輕於韓，又

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

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

者可謂知輕重矣。

林鬻齋云：攫，擊取之也。銘，猶契約也。廢，斷而去

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愛其身者且不攫

之。况以韓國比之天下，則輕矣。以不待為憂戚

乃至于愁身傷生，將以自喪，又重於失一臂矣。

故曰：知輕重，此喻甚有益於世。倍此段文似內

篇○陸方壺云銘誓約也攫攘而取之也廢斷而去之也攫其銘而可以有天下憂斷臂者且不攫之何則臂重而天下輕也韓輕于天下而韓之所爭又輕于韓乃以其故而愁身傷生是亦重于失一臂矣為至輕而傷至重可不謂惑乎宜韓僖聞之而稱善也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

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

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

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

者謬而遣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

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

也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

士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

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倍之君子

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凡聖人之動

作也况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

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况笑之是

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

豈特隨侯之重哉

林厲齋云苴布粗布也聽者謬言誤聽也土苴糟粕也其意謂帝王治天下國家之功在聖人之道皆餘事耳身者天下國家之本備身則可

魯君一節

難進易退君子之常養愈久而植愈深闔不容

議矣且天下功業莫大於帝王此侯

以為餘事則所謂聖人之真者豈常

所以為即論語云

所以為即論語云

人之動作聖字為

几齊侯之重之當

作珠全見呂氏春

秋可証呂不常去

莊子未遠必得其

真

以治天下國家此聖賢之論也莊子之言如此
 分別人皆謂其以精粗分作兩截殊不知其意
 只謂知道之人不以外物累其本心如堯之非
 心黃屋如舜禹之有天下不與如此方可以盡
 無為之治但其言抑揚太甚耳緒餘上直四字
 只就餘字上生亦猶曰塵垢秕糠可以陶鑄堯
 舜也其造語過當處皆此類荆公之學真個把
 做兩截看了却欲以此施用多舉緒餘土直之
 語所以朱文公深辨之莊子立言之過或誤後
 世似亦可罪然其心實不然也危身棄生以殉
 物便是以外物累其心也所以迷也所以
 以之所以為兩句只是一意以珠彈雀人必不

肯以物累身人則不知此譬喻最明切
○陸方
 真緒餘數語莊子自為之詞常人亦說不出道
 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其真也故以其真治身
 其緒餘土直則皆有為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
 天下國家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所謂糠粃糟
 粕陶鑄堯舜者土直糞草也所以謂心之所
 注所以為謂事之所為如人意在得雀則雖以
 珠彈而不顧世人之笑之而波不以非也其所
 為者之差也凡事之得失皆起于一念幾微之
 際可不審哉

○子列子鄭

子列子窮容貌有饒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
 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

增補南華經三注

卷之六十九 齊俗第十

五

自序

焦註

士其陸沈無聞豈肯誌志

而受無名之祿苟狗妻子之私而踟躕於網網哉

江註

子陽鄭相為人嚴酷犯罪

者無赦舍人折芳畏子陽怒責因國人遂劓狗而殺子陽

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推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饒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耶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林庸齋云鄭國之相曰子陽列子鄭人也以人

言而遺粟言其非真知已既非真知已則譽者可信毀者亦信矣此說亦甚切當謂有美德之士子陽嚴酷無道之人其粟本不宜受一旦子陽為國人所殺而禍不及于列子可謂有見幾之明矣

○**楚昭一節**

洪註

誦詩書而發

守義者何代無之夫竊勢以為已功市權而要重賞者聞此亦當知愧矣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後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悅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

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

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汝隨大王也今大王欲

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

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豕

甚高乎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

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

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

爵祿而使吾君有妾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

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

林鬲齋云大王反國說反屠羊言各得其本

事也三旌三公也三公之車服各有旌別故曰

三旌此段亦佳

陸方壺云三旌之位諸侯之

有羊舌職

是其証也

原憲一節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

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

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緝而表素軒車不容

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緹履杖藜而應門子

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

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

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

呂註 夫富與貴是

人之所好也

貧與賤是人之所

惡也所好所惡符

生於心能無心則

好惡所以忘好惡

忘則處富貴不知

其富貴居貧賤不

知其貧賤

其富貴居貧賤不

知其貧賤

其富貴居貧賤不

知其貧賤

其富貴居貧賤不

知其貧賤况然自得于胸中所以道遠于天地之間也若原憲曾子顏回者可謂死心矣憲居環堵之室蓬戶而甕牖曾子顏色腫陰而衣冠決壞顏回家貧處卑而飢粥絲麻之僅給三人未嘗惡貧而忘道故或歌或弦而忘形自得矣豈務徇外而傷生欤此所以異於世俗者故曰致道者忘心

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憲與馬之飾憲不忍為也曾子居衛緼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縱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飢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篲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立聞之知足者不以求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惧行修於內者無位而不性丘誦之矣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立之得也

林篇 齋云茨者苦也以草蓋屋也夫妻二室皆以甕為牖故曰甕牖二室壁中鑿而取明者曰

牖舊衣而塞其牖抵風雨也故曰褐以為塞弦拊琴瑟也匡坐正坐也緝深青赤色也素衣者以白色為外衣也軒車不容巷言巷小而車大也華冠華皮為冠也縱履曳其屨也希世而行

言其以所行而媚世也。比周而友所交非人也。學不為己而為人。教人非為道而為利。假仁義以文姦。故曰仁義之慝。緼袍今之絮衣也。無表者外破而露其絮也。腫噲虛浮也。正冠而纓絕。方歆正其冠而纓又絕。纓所以維其冠也。肘見衿之袖已破也。踵決屨之後已破也。曳緹扶曳而行也。商頌所歌之曲也。若出金石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不以養身者累其心也。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身也。致道者忘心。無心則近道也。郭外田也。郭內園也。顏子未必有此莊子之言亦未必可信。所學夫子之道足以自樂。樂者何物也。故二程每教人求顏子樂處。此不可草草看過也。知足者不以利自累。言足乎已。無待于外也。審者信也。在我者真有以自得。則外之失不足喜。懼也。無位而不怍。不以人不知為愧也。誦之久矣。於今見之。謂昔聞其語。今見其人也。立之得者言真。得友也。○陸方壺云。笑草亂而不芟之草。斃破斃為。牖以褐塞之。匡坐正坐也。弦鳴琴也。履不着根曰緹。華冠裂如開華也。希世謂希望也。人之聞言比周謂相方為黨。孝以為人而教人。則曰為己。以文其姦。慝不真實。如仁義之隱。謂假借仁義以文其姦。慝也。溫袍衣之有絮者。無表外破也。腫噲虛浮之。

貌正冠而饜絕言冠之義也捉衿而肘見言袖之短也納履而踵決見履之敝也聲出金石言歌之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三句甚妙忘形者謂不以養身之故而累其心如孟子所謂無以小害大賤害貴之意養形者志利不逐外物以勞其形也道者無心自然之謂故致道者忘心以道不出

中山一節

魏公子年封

中山公子年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柰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年曰雖知之未能勝也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

林蘧齋云心居魏闕者未能忘富貴也重生則

輕利輕利則不思魏闕矣言雖知生可重物可輕然其心不能自勝夫未能自勝不如且順之而勿強抑強抑則內傷其神而惡之矣不能自勝一傷也強而抑之是二傷也故曰重傷故曰無壽類矣瞻子所言固不可為李道者之法譬之醫者瘵疾必審人而處方期于瘳疾而已

輕利知本心之可貴則外物輕也雖知之未能自勝者理未能勝欲也不能自勝則從者謂此心未能自也則且聽而順之此言在江海之間而特起此念不允強為抑遏也若強為抑遏則能內傷其神亦或至於致病故曰不能自勝則從從順之也順之則於神無傷故曰神無惡乎不能自勝一傷也此念動時也若於念起之時強抑遏而不順之則苦於自制是二傷也故曰

重傷此非自奇之道無奇類者不入奇者之類也魏牟以公子而為隱者故其自勝愈難雖所學未至於道亦有向道之意矣此語即中庸勉而行者之事

○陸方壺云公子牟身雖居隱而此心欲有外慕之私以便是信道之不篤者故瞻子告之以重生益知重有不能道則生之外無可慕者而公子牟知之而不能勝也故瞻子教之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然而恬淡寂寞無為乃本然之性所以識神則見景靜貪著其事氣質之性非也所以學道之人務須降以識神常使一念不妄萬緣皆空而後吾之真性始得否則清靜之中不勝擾雜而神之惡自在所不免矣夫我之元神既不能以勝故已自惡之及強不殺而使之從是謂重被其傷有重傷之人而得長有天壽者乎分明神受傷之也愈難然雖未至于道而已有向道之心矣蓋與之也

孔子一節

自注

自顏闔禦寇至孔子皆不妄受人之爵祿施予以至貧賤凍餒而不改其樂者也其次公子牟雖未至乎道而有其意者也世倍之人湛於人偽者聞許由善卷之風狂而不信故歷叙聖賢莫不樂道以志生志生為難扶且為之則不以天下國家傷其生為易可知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藿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對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嘆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

自注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矣

洪註

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為天子即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于太陽兆曰厲王為崇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道遙得意共山之首

曰是何言也君子通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陳蔡之厄於丘其幸乎孔子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挖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乎丘首

林慮齋云黎羹不糝言有菜而無米也藉陵棘

之也無禁者不以為罪也天寒既至知松柏之茂即所謂歲寒而後知松柏也因陳蔡之厄而後聖人固窮之道可以自見可以為法于後世故曰於丘其幸乎削然瀟洒之意反琴者再取琴而彈之也挖然躍然也子路聞此言而喜也子貢以下數句謂子貢因此而悟也丘首山名也所謂共伯未必為共和大抵皆寓言難以實求之其意蓋謂子貢喜而有言遂稱許由之徒所以能終隱者亦是窮而樂其道也許由共伯

曾補句語

卷之十九

十一

皆託子貢之言商周者周之都有商之舊地舊

民也陸方壺云藜羹不糝純菜而無米也藉謂陵轢夫子削然狐島之貌反琴復鼓琴

也屹然奮舞之貌頽陽首丘皆山名峽段多有妙語如道德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非

莊子誰能道出

舜以一節

高註

孔子曰士志于仁者有殺

身以成仁死求生以害仁夫志尚清

遐高風邈世與夫貪利沒命者故有

天地之降也舊說

合人所不能察也斯則謬矣夫怪

天下者不滯有所重也苟無所重則

無死地矣以天下為六合之外故當

付之堯舜湯武耳

浚然無係故泚然

後衆得失無繫于

怀何自投之為哉

若三子者可以為

殉名慕高矣未可

謂外天下者也

舜以天下讓其友比人無擇比人無擇曰異

哉后之為人也居於猷畝之中而游堯之門

不若是而已又歆以其辱行漫我吾羞見之

因自投於清冷之淵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

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湯

又因瞽光而謀瞽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

曰吾不知也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

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桀克之以讓

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

為賊也勝桀而讓我也必以我為貪也吾生乎

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漫我以其辱行吾不

忍數聞也乃自投桐水而死湯又讓瞽光曰

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

子胡不立乎瞽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

仁也人犯其難我享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

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土况

尊我乎吾不忍又見也乃負石而自沉於廬

水音務
音朔

林慮齋云不若是而已言舜之所為已自不是

汝之自失止在一身可以已矣而又欲汙我遂

投淵而歿此事他無經見亦只寓言也辱行仇

曰穢德也強力有位為之意忍垢耐世倍汙辱

之事武者遂之言戰伐者成功也仁者居之以

瞽光為仁者也卞隨瞽光皆古之隱者但其自

沉一節亦不可考或亦寓言而已陸方壺云

見文字竄入不若是而已復言舜讓可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

二人相謂曰吾聞西方有人似有道者試往

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與

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

人相視而咲曰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

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其

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

與治為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

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也今見殷之亂而遽

○吾周一節

呂註若釋釋隨光

不受人之天下并

其爵祿又以聞其

言如其世為汀辱

至于溺餓而死此

其于樂道以忘生

者益為難世倍之

情所不信也數子

皆聖賢則於死生

之義固達矣夫死

有重於太山有輕

於鴻毛而辨出之

讓其流為之吟歎

齊之風者于天下
 後世豈小補哉則
 死非所愛也而韓
 非子乃云湯怨天
 下以已為貪乃讓
 務光恐光受之乃
 使說光湯欲傳惡
 声于子光遂投河
 所謂隨光者韓非
 以知殺身則其量
 湯身光宜若此蓋
 許由支父共伯不
 以天下易其生使
 後世尊生而輕利
 也無擇隨光夷齊
 之徒則有生以利
 天下使后世忘生
 方論至道以道名
 利則夷齊隨光皆
 在所斥及論讓王
 以悟危身狗物之
 悖則皆在所貴現
 者知此則言忘而
 意得矣

郭氏總註

高讓遠退之風故
 被其風者雖貪
 之人乘天衢入紫
 庭侯時慨然中踏
 而嘆况其几乎故
 弟許之徒足以當
 之夫居山谷而弘
 天下者雖不俱為
 聖佐不狃高於蒙

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盟
 以為信揚行以悅衆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
 易暴也吾聞古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仕遇亂
 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並乎周以
 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潔吾行二子北至於
 首陽之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者其於
 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賴高節戾行獨樂
 其志不事於世此二士之節也

林孺齋云

叔旦叔者弟之稱也加富二等者言
 倍其祿也就官一列者盡其品也殺牲而取其
 血以盟而後埋之舉神農而言謂上古之世不
 如此也時祭祀以時也不祈喜者祀而不求福
 也盡治而無求者無求名之心也與政為政與
 治為治雖有為而無容心也遽為政者急急然
 修其善政也下行貨者言以爵祿而招誘天下
 之士也阻兵行險也保威立武也揚行揚其名
 也以亂易暴言與紂同惡也其並乎周者我若
 與周同乎斯世是塗辱吾身也猶曰如以朝服
 朝冠坐於塗炭也不賴者不取以為資也后山
 云親年方賴祿是用此賴字戾行亢也刻意曰

進取也至於貪生
愛利顛其于嗜慾
之地猶者非独有
所不為至于洗耳
投淵以惡堯舜之
名此又狂狷之弊
也莊子謂讓之為
名處夫授受之間
而宜不失者也王
者域中之大子王
而能讓事物便有
哉故聖人不得已
而臨蒞天下如王
子搜者蓋可見矣
聖人至于外無物
則孰弊之為以天
下為事至於內无
我則天下所歸亦
教而歸如秋則
伐伊尹之相湯伯
夷之避紂或足獲
堯門無馱馱者
無殊致矣

盜跖篇總論

焦註 天下無是非
是非生於人
之情天下有是非
是非生於人之性
是之德為吉非之
德為凶易曰吉凶
者不勝者也夫不
能合於正以均志
而紛於有為之
域物之自貴而相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
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
樞戶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
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
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
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
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
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
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
為先生生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
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
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辯將
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
風強足以拒敵辯足以飾非順其心則喜逆
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生孔子不
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生見盜跖盜跖乃方
休卒徒太山之陽膾人肝而舖之孔子下車
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彘敬再
拜謁者謂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
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

魯南有車正三注

卷之十九 盜跖篇

十一

賤孰能定之故雖
孔距之分而相謂
為盜矣莊子非不
知尊孔子而賤盜
距但世人不悟均
忘之理相勝以知
相誇以能若復殉
情以辨之則是非
愈彰性命之情愈
爛漫矣故借天下
之所共非者而述
其自是之情則雖
聖人亦不能以辨
勝故末篇以子張
之言為未當而以
知和之論終焉

集氏總註 即堯夫

可奈何者 聖人
亦無知之何也 庖
人雖不治庖尸祝
不越樽俎而代之
言君子思不出其
位楊中立云道遠
遊一篇子思所謂
君子无入而不自
得養生主一篇立
子所謂行其所無
事能以心讀讀莊
子所謂圓机之士
可矣之論九流矣
世之病莊子者皆
不善讀莊子者也

南齊書卷之三

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
冠帶死牛之脅多詞譟說不耕而食不織而
衣搖唇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
下學士不反其本妄作孝弟而微倖於封侯
富貴者也子之罪大壺重疾走歸不然我將
以子肝益晝舖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來前乳
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
展其足按劍噴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
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
升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
賤見而皆說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辯萬
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眾率兵此下德也凡
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
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
齒如齊貝音中黃鍾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
軍耻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
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
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
侯與天下更始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祭先

南齊書卷之三

盜跖一節

高註

夫子與盜跖善惡相對吉

凶貞勝者也天下之動貞乎一唯其對而不一則不足以相勝也觀跖之所以拒夫子者則天下之不仁而為利者其說皆如是又惡可方言哉九治其心者苟不能絕奔聖知仁義則亦不免為巧利之對而已是以至人知善之與惡相去

以復乎未始有物之初於人心之久而道之體也今不直言寓之孔跖者直言則人所難喻故反撰辨難以見其情實

呂註

以篇寄明因衆之所欲也

而止之雖王紂可去也不因衆而獨用已雖盜跖不可御也

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來前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曰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耶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絕滅非以其利大故耶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知衣服夏多積薪冬則場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致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德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

盜跖一節

盜跖一節

盜跖一節

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
 下何故不謂子為盜立而乃謂我為盜跖子
 以其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跖去其危冠
 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立能止
 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跖欲殺衛君而事不成
 身道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
 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
 齊圖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跖道此
 患上無以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
 耶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
 單逐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
 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
 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
 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
 伯夷叔齊舜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
 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
 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鼈所食介子
 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
 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
 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

孰與孰同

通甫曰

卷之十九

二十

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
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所謂忠臣者莫若
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
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
至於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
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
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
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
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
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
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
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
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
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
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
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
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茫然無見色
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
適遇柝下季柝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
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嘆

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
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
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林肅齋云

入保者閉門自守也心如涌泉言其

氣方旺也意如飄風虛驕輕颺之意也妄稱文
武言妄稱文王武王之道以自名也枝木削木
枝之皮以為冠牛脅牛皮也得幸於季言與下
季得相親也望履幕下言一見於幕下而望其
履也此再通謁者之辭知維天地言知可以包
羅天地天地不能出其知之外也惟辨諸物才
能可以辨諸物也言其無所不知也其卒之也
要其終也禹備枯言其胼胝也既論之詳論之
也磔犬流豕言其身之自殺如殺犬豕也操獸
而乞有求於人也離麗也泣着於名也故曰離
名不念本不知其本真之性執轡三失言轡屢
落也車馬有行色言其似有所往而方歸也微
無也得無往見跖乎若前乎者若我前日之所
言也陸方壺云又按莊子重言十七以為耆
艾人而無人道者不以先人若盜跖可謂
有人道者乎而以之重言其不
然明矣故以篇之費不攻而破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

子張
節

節註 此章言尚行則行驕貴士則士偽故踐行賤士以全其內然後行高而士貴耳

呂註 善方惡對故孔子不能化盜跖名典利對故子張不能服苟得苟得所以訟于無約也子張以干祿為孝則知有名苟得則知有利無約體道而信者也夫為惡典利世謂之

道言也以天道言則人之君子天之小人若狗天而從其理則君子小人不可得而分矣枉直視乎天之中則無枉直面視四方與時消息則雖中而不執以為中此道所以六通四辟無乎不在也是非皆一無劣執圓机而無不應德成而意曲道徘徊則時時與事以每成功九若此者所以之天無轉而行至將棄而天與則已之

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羨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是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滅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忤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中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羨士存焉昔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弑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曰子不為行即將疏戚無倫貴賤無羨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既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伐紂

百有九章 卷之十九 雜論 七十四

此相與論三言

天不以人廢之謂也忠信廉義世所謂名也善也而皆不免乎患世人但知利惡之為累而不悟名與善亦非道也是以無約之論重及之

焦註 三子之論不決故苟得曾

典訟于無約小人狗財至章末並無約之辭謂三子皆狗一偏未為合道莫若心忘善惡一無所拘听其自然亦小有柱直中外是非之辨或獨成而不資于物所以抱道徘徊而不失也若轉移自然之行求成為象之名及趨於富利以望有成皆非滅其天理而陷溺于物欲者也

曾子自注三言

卷之九 論語集注

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造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易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為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橈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予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狗而成將棄而天比于剖心子胥抉眼忠之補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歿信之患也鮑子立乾勝子不自理蕪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羨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

林庸齋云

蓋不為行者言仰不脩其德行也觀之名計之利而羨真是者言欲求名利唯脩羨為是也人若棄名利則反逆其心無以自樂必欲求之非行羨不可此學干祿之意也多信者顯言多為可信之言以求榮顯此言假信之名

卷之九 論語集注

廿五

以自利者子張言以彖求利滿苟得則曰今之
求名利者詐而已矣若謂弃名利而反逆其心
必欲得之則縱吾心之所欲以為苟得自滿之
計猶為天真而無矯揉故曰抱其天也小盜者
拘大盜者為諸侯即前胠篋篇之論言行之情
悖戰於胸中謂其行不願言言不願行也成者
為首不成者為尾即前所謂得其時者為彖之
後失其時者為篡夫此意蓋以仁彖之行皆為
詐偽而非天真也五紀五常也六位三綱也君
臣父子夫婦也子正為名者謂汝以仁彖之名
求利我則但為利而已不假詐偽之名也為名
為利皆非真實道理故曰名利之實不順於理
不監於道無約無拘來而聽其自然也曰滿苟
得曰無約此又寓意於其名者如前篇知無為
之類是也棄其所為者捨其所當為而不為謂不
能存生保性也徇其所不為者謂為利為名乃
其所不當為者也徇天理自然則無君子小人
之名矣故曰無為小人反循而天無為君子從
天之理言亦不為君子亦不為小人則可以徇
從汝天理之自然矣而汝也無曲無直相而視

之皆自然至壘之理故曰若枉若直相為天壘
 東西南北各有其方而春夏秋冬屬焉消息往
 來皆一氣也故曰面觀四方與時消息執圓机
 則無是非故曰若是若非執而圓机信意而行
 獨泮於我則從容體道矣故曰獨成而意與道
 徘徊轉背也背道而行自名以羨以求成功則
 失其所謂本真者矣故曰無轉而行無成而羨
 將失而所為而汝也趨赴於富無徇而成將棄
 而天九曰無者言莫如此也禁止之意也正其
 其言謂以民信廉羨之言為實也必其行者謂
 必以忠信蕪羨之行也服被也離麗也言必遭
 其殃害也子張欲行羨以求富貴因干祿之語
 而借其名也滿苟得則以苟得而滿其欲為自
 然之道故設為問答之詞意謂矯飾以求利達
 不如直情之為愈蓋矯孟子天爵人爵之為說
 也○陸方壺云滿苟得蓋亦盜跖之徒觀其寓
 言謂但求苟得於滿其欲者設為子張問答
 子張之意主於為名苟得之意主於為利蓋不
 為行言汝何不脩行以為名利之媒乎蓋人而
 無行則不信信如獲上信民之類信則人任不
 信則人不任之以事矣不任事則名從何來利
 從何得故現之名計之利而人事之宜真在是
 也若奔名奔利而反之于心以自審則夫士之
 為行也豈真有見于義理之當然而不可一日
 不為者乎分明是為名利而脩行也蓋子張務

世本自華三言

卷之十一 雜錄

七六

無足一節

之盡天然之盡非枉非直面現四方一氣運轉
自有消息盈虛之數吾故不論若若亦執而
圓机以運之大道獨成而意則從容而自中乎
道矣故曰每道徘徊無轉而行不改其操也无
成而象不以一節立行也無赴而富不滯于富
也无殉而成不雄其成也天者謂存天相合之
理比于子胥以下皆言立節尚行之患與等說
話如天經所謂末法時世有說相似般若者於
此辨得許
女具眼

呂註 無足以富為
見下貴為安
林樂意之道知和
以為富者同生同
鄉而世輒下貴之
則其中无主可知
是與倍托於世弃
其至重至尊者以

安体樂意亦疏矣
慘怛恬愉不監於
体怵惕懼所不監
於心則知為心而
不知所以為向所
謂以隋疾之殊彈
干偽之雀是也雖
至富至貴者狃不
免於患况足於財
者乎無足以富為
是謂人性皆然孰
能辭之知和以為
不知死者不能讓
畔故爭以死而不
以為貪知足以無
以天下為故弃天
下而不以為廉人
貪之實反其度而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與名就利者
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下之下則貴之夫見下
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
意焉知不足耶意知而力不能行耶故推正
不忘耶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已同時而
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世之士焉是
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
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
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
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
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
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曰夫
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
得逮聖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
威強乘人之知謀以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

卷之十九 雜論 世和南華經三言

已度謂器之小大
不同謂人性皆然
不可也核溺於馮
氣言馮恃多資其
氣驕滿體澤則馮
謂形體潤澤則恃
而不知衛生盡言
富之為害如其其
終也規之名則不
見求之利則不待
人乃緣意絕體而
爭之此則向所謂
知為之而不知所
以為也孔子不能
化盜跖子張不能
服荀得苟得取直
於無約無足見屈
於知和則知善惡
也

江註 物莫重乎身
身莫重乎生
今乃同倍化世夫
重奔尊以為其所
為而論安休樂意
之道便緣近之處
貧賤則林楊居富
貴則忻愉是昧本
而矜也為之者
為以名就利之為
而不知富貴之自
為也舍其自為而
欲且就者知其不
免矣夫豐空之緣
唯聚膾真象袂之
士耻近嗟東魚相

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
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
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
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
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
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
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以為廉廉貪之實非
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
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
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受也非以要名譽也
堯舜為帝而雍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
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讓辭也不以事
害已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
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譽也無足曰非持其
名苦體絕其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
不死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
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鐙鼓篋籥
之聲口噍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
其業可謂亂矣核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
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慰貪權而取竭靜居

卷之十九 雜錄 盜匪 七

忘於江湖人相忘
於道術又伊籍乎
因挾其縱肆者遇
声色則心樂驕侈
者處權勢則体安
以人之性也訛不
顧之動以百姓非
為已也不遺其度
少私寡欲爭四處
者謂志伐四方志
在安民非利室貨
故不為貪及其成
功名遂禪位有道
亦不自以為燕也
王子搜逃乎丹穴
顏盍飯牛辟聘以
豈要名者哉非以
天下讓善者善者
以恬養為病寂寞
為死而不知平易
為福有餘為害唯
財遺禍慘於他物
而世倍弗悟也以
恬淡寂寞之士規
鍾鼓醪醴則喪亂
道業况膏潔充隘
則動多艱苦權勢
取愈者溺為身疾
攫金不顧者甚於
戮辱而委積无厭
憂畏不釋一旦袖
至身傾唯求所積
之早耳耳當歟之
時真性已竭貨財
已單思放鷹犬於
上蔡聞鶴泪於華

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滿
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
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醜求益而不
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
之害內周樓䟽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
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
至求盡性竭財單^{音冊}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
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
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林肅齋云推正不忘者言汲之無意於富貴豈
其智不足耶意度也度汝亦知此而力有不及
耶故推正理以過求富貴之心而不能忘耶此
人富貴之人也言此等富貴之人皆與我同生
斯世同處此鄉豈是絕倍過世之士言其非有
甚高而不可及也其意蓋謂此亦眼前人耳我
豈不知之此人其心全無所主全失其性命之
正但知趨時以求已分之益而為流俗所化言
其所為皆倍人也是非之分者言以他人為非
以已為是自求其身之益也古今又近也前一
時如伊今一時如何覽察其時之向背以自求

亭詎可復得耶

楊註

馮溺於馮氣
舊注飲食至

咽為馮馮音憤

滿也按馮當音如

馮河之馮言富人

積資如負重然既

已難矣又行而上

尤其難也故曰可

謂苦矣下靜居則

溺體澤則馮又自

解使溺於馮一句

靜居則溺宴安鴟

毒声色所迷無水

自沈也故曰溺體

澤則馮言言然

如馮河變故謂身

作憤音

利也至重至尊者天理之自然也皆棄而去之
獨為其所講求富貴之事此豈長生安身養心
之道也求富貴之人自失其心或安或否或悲
或喜迷而不覺不能自見故曰不監於體不監
於心為為者為其所為乃人為也所以為者天
理也知有人為而不知有天理雖為天子猶不
免於損身之患害况其下者乎下段又不言貴
足言富窮美者可以盡求其所好也究勢者可
以盡權勢之事也雖至人聖人亦有不及為言
其力量之可以自用也使人因人乘人皆言其
富可以使人也即十萬通神之意故欲富也
惡貧也避貧而就富不待教而後能故曰不待
師此出於天性之自然也天下之人雖皆以為
非而我安能辭避之以設為貪者之言無足貪
而不知足也故名以無足滿苟得之類也動以
百姓者言智者之所為每以百姓之同得於天
者為主故不敢自違於法度百姓所同得有物
有則者也度即則也足而不爭德足於己而無
所爭也無以為故不求為不在人而在天人力
無所與故曰無以為知人力之無所與則不求

矣使其在我有所不足則窮盡四方而爭求之亦不以為貪此求德也求在內者也德足而有餘則身外之物皆辭之雖辭天下亦不為廉此貪廉二者之實非以為人也非務外也而皆反求諸天理之法度而監之故曰反監之度以財戲人鼓舞天下也慮其反反身而慮之也雍黎民於變時雍也不以美害生者言其無為而為不以美名而害其身有天下而不與也可以有之言天下之賢名可以自有而無愧也其為道為德出於中心之誠非求以與名譽也此又把辨與許由皆作好說以持其名者言以欲求名而不求富貴之利則徒然自苦其身雖存如大病然絕其去美味也約養儉以自奉也久病長阨而不死即易所謂貞疾常不死也平為福有餘為害物莫不然財其甚矣篇文字枝葉太粗比之讓王漁父又不及但如此一句亦好語也豈可泯沒噤塞滿其口也猿猴之頷曰噤感其意者動其意也言後其心也遺忘其業失其所當為也馮氣怒其氣而不得通也孩溺不自在也若人行負重物而登高然取慰取足也取

竭用盡也即今云有勢莫用盡是也靜居則溺
言不耐聞而自沒溺於嗜慾也體澤則馮者其
身充肥悅澤則馮滿有驕漲之意也滿若堵者
言積財而高於堵所謂阿堵物是也不知避不
知足趨求而未已也馮恃也恃此以為誇而不
能舍服膺念之不忘也念之不忘但見憮之戚
戚之意滿於胸中故曰滿心醜戚不自得如此
猶求益而不止也劫請劫取也藏於屋內者恐
有劫盜故為樓䟽周環其室運而出外恐有大
盜必盛其徒旅而不敢獨行䟽窓也樓牆上之
樓也六者曰亂曰苦曰疾曰辱曰憂曰畏是也
遺忘而不察者言皆失檢點而不自覺也單獨
也但也故事也反復也及其病患已成雖欲求
全其生去其財但求一日復如貧居無事之初
而不可得也盡性全生也竭去也反頌去富而
就貧也及至於此則名亦何在利亦何在繚意
絕體纏縛其身心也爭利之時徒纏縛其身心
反以成此禍患非愚乎東坡謂讓王以下四篇
非莊子所作此見壺高四篇之中盜跖尤甚而
太史公莊子傳但謂作漁父盜跖胥篋以詆訛

孔子之後略不疑其文字精粗異同何也豈子

氏之意且以其非議夫子為言不暇及其文字

乎不然則此書此篇在漢而後或因散軼為人

所竄易亦猶今列子也○陸方壺云無足寓言

者也無足言天下之人未有不與名而利者

故富則人歸之歸則人下之則人貴之於我

之一身而見人之下我貴我則安體樂意而長

生之道亦不見外是奈何子獨無意其亦知有不

足耶意者知雖足以及之而力有所不能行耶

或故推求正理以為理生縛而不忘耶知和言此

等名不我若我及絕悟過世之士矣而察其胸

者皆無主意若我及絕悟過世之士矣而察其胸

中全無主意若我及絕悟過世之士矣而察其胸

分別而已此等無頭學問自口耳聞見中來胸

中有其主張故曰是專無主無主則隨俗治化

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夫攝生之人體自常安

未有以危為安者之意自常樂未有以苦為樂

沐湯之恐而巳今也慘怛之疾存恬愉之安不

監於其體沐湯之恐而巳今也慘怛之疾存恬愉之安不

好亦不知所以善亦不知所以為吾之真主也而不知為

其所以為所以不以者則吾之真主也而不知為

不知其所以為所以不以者則吾之真主也而不知為

於患夫以是富至貴而尚不免於患又况其

增補中庸章句三

卷之十九

廿四

雜篇說劍第三十

林鬪齋云說劍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談意趨薄

而道理踈識者謂非莊叟所作誠然誠然今但

為釋其字義讀其句章俟具眼者擇焉

說劍一節

高註莊子之制行

頤曳尾於塗

中而不為大布犧

牲以悟危身狗物

之倍則說劍實所

未聞蓋借以明

道之所用无性而

不可巧能止其君

之喜好而安其國

之危則其澤之所

及亦豈小哉夫天

器不可為也示之

以虛開之以利後

之以發先之以至

於所以用神器之

道以其不可為而

為之者也能知其

本末輕重之所在

方其所以論制之

法持行之時則用

之而天下服矣自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相擊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仰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瞑目而語難王乃悅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乃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

增補南華經三注

卷之十九 雜篇

十一

所以為劍者如此
文王聞之茫然自
失乃知已所好者
非真劍也諸侯以
一國為劍故以士
言士者民之望也
知勇居先故以為
鋒清廉居次故以
為鏐資良倚以為
幹者故為春忠聖
植以為本者故為
鐔豪傑則吾所持
而行者故以為缺
為國者觀其所以
為鋒鏐鐔缺者合
典否則器之利不
利國之安危可知
也天下一國大小
一而已及問廢人
之劍則正指王之
所好以救其失也

劉註

天下事物之
情莫不毀異
而尊同捐小而慕
大以至違害統利
性皆然若其不
典已同雖利不從
不見所利雖大不
慕也莊子論道是
篇及於辨人說客
之言者蓋出至理
於微渺又假言而
後獲也物情自貴
而相賤自是而相

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
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見王王曰子
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
留行王大悅之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
劍者示之以虛開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
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戲
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
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曰今日
試使士啟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
御丈夫短何如曰臣之所奉皆可然臣有三
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
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
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
岱為鏐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夾包以
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
行論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
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
旁上决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
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茫然自失曰諸
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知勇士為鋒以

非而欲以不同斷人之合則雖夫子之聖亦屈於盜跖之暴矣以所同而勝人則莊子一言而絕趙王終身之好者固其理也夫突鬢垂冠曼胡短後瞋目而語難者趙王之所好非莊子之情今且變其常情易其常服者彼將尊其所說也上論天子次及諸侯下御庶人者彼將恭其所大也大則服天下次則實四封下則斬頭領

也事物之情不過於此聖人訓而應之物而畜之則衆狙之服於朝四暮三之術豈無其道哉若夫枉已未有能直人則莊子之說劍以求合矣蓋自盜跖漁父皆非已事也其言之大意皆所以相攻而理固微矣若按迹而求豈知言者哉

清○蕪○士○為○鏐○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夾○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和○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頭○領○下○夾○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斷○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國○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好○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乃○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壯○士○皆○服○斃○其○處○也

林○鬻○齋○云○喜○劍○者○喜○劍○闕○之○鉞○也○夾○門○擁○門○也○以○劍○術○之○士○而○客○於○王○之○門○者○三○千○餘○人○以○幣○從○者○言○以○此○為○從○者○之○奉○也○猶○今○人○言○犒○從○也○蓬○頭○突○鬢○露○其○髮○與○髮○也○垂○冠○不○高○其○冠○如○今○包○巾○也○纓○繞○於○項○下○者○也○曼○胡○粗○魯○也○短○後○不○襜○也○語○難○者○欲○聞○之○時○以○語○相○詰○難○也○示○以○虛

開以利與其進也後發而先至鷙將擊必匿之
 勢也設戲設劍戲也敵劍者敵斷也以劍相擊
 也御杖御用也杖執也鋒劍首也鐔刃也鐔劍
 口也缺劍把也裹以四時言用之有時也制以
 五行順五行之理也日為德月為刑日月陰陽
 春夏秋冬皆順造化自然之意直之舉之案之
 運之上決下絕皆形容其所用廣大之意茫然
 自失者聞其所言之大覺其所好之淺故自失
 也上法天下法地中和民意即天時地利人和
 也四鄉四方也牽而上敵者挽之而上也三環
 者不坐而行環所食之地三匝也此自愧之意
 也服與伏同王既不用此戲劍士皆退伏自斃
 於其所居之處也○陸方壺云蓬頭謂不裹其
 冠束髮之冠低垂於會撮也曼胡嬰粗而反文
 也衣短於後所以便事語難言其辭艱以重也
 示之以鷙將擊其勢必伏也設戲劍戲也敵劍
 以至鷙將擊其勢必伏也設戲劍戲也敵劍
 治劍也如使震散匠之敵鋒劍尖也鐔劍刃也
 鐔劍口也缺劍把也環食者三環其所上之食
 以示敬也以
 作自愧者非

鐔南華真經三註大全卷之十九終

